

## 任正非接受央视采访:不要煽动民族情绪

值此中美贸易战之际,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受央视等媒体的采访。这是白宫下达“封杀令”、谷歌停止与华为合作等多事之后首次公开表态。

### 媒体第一时间整理任正非采访精要:

**▲谈美国“封杀令”**  
任正非:“美国的‘90天临时执照’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已经做了准备,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企业,他们为我们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们的很多顾问来自IBM等美国企业。大家要骂就骂美国政客,这件事情不关美国企业什么事。美国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我们的力量。美国没有力量能号召所有其他国家来关闭对华为的大门。每个国家都有对外投资的计划,你们也不要过于敏感。”

**▲谈谷歌**  
任正非:“谷歌是一个好公司,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公司。谷歌和华为也讨论过对方案怎么做。”

**▲谈芯片**  
任正非:“我们不会轻易狭隘地排除美国芯片,要共同发展,但是如果出现供应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备份。我们在‘和平时期’都是半来自美国芯片,一半来自华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我们也能做美国芯片一样的芯片,但不等于说我们就不买了。”

**▲谈华为的5G实力**  
任正非:“5G容量是4G的20倍,是2G的1万倍,耗电下降了10倍,华为每一个站点能给欧洲节省1万欧。欧洲跟我们沟通很密切。华为的5G是绝对不会受影响,在5G技术方面,别人两三年肯定追不上华为。不能因为我们领先了美国就要嫉妒。”

**▲谈理想**  
任正非:“如果美国给澳大利亚一个平等的待遇,我也无法接受。”在21日召开的2019自由贸易区发展国际论坛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国际人士纷纷反对美国升级贸易摩擦,引起全球贸易紧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提出,国际投资正进入新时代,要求各方建立新一代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以应对在国际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吸引更多的外资。

陆克文表示,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导致贸易增速放缓,全球经济面临挑战,是一种让人心惊的发展趋势。在谈到“中美贸易摩擦和国际贸易未来”时,这位澳大利亚前总理坦言:“美国的不平等要求,即中国不能加关税来抵制美国的关税,这不平等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恐怕都是不能接受的。如果美国给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不平等协议草案,我无法接受。”

陆克文说,当前中美经贸磋商中,尚有很多复杂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他提醒美国,谈判态度也一样重要,否则将产生反作用;“我也要提醒我的朋友们,如果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达成协议并促进中国经济的改革,那么美国的策略并不怎么样,而且有反作用,我们想达成协议不仅对两国都有好处,对全世界的经济环境也都有好处。”

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主席詹瑞廷透露,商会已在多个场合呼吁并强调不赞成关税作为两国政府在贸易纷争中相互制衡的手段,也不愿看到贸易战的上演。就在本月初,商会前往美国拜会政界、商务、学术界相关人士,再度表达对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深切愿望。

葛瑞表示:“商会认为,解决当前争端的长久之计是需要依靠进一步分析外企在华经营所面临结构性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应该建立在良好的对话与沟通基础上,尽管我们对5月10日生效的关税感到遗憾,但我们依然相信中美贸易谈判能够达到全面、有效的协议。”

“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已对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造成了严重干扰和冲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将是全而深入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认为,“当前国际投资正在进入新时代,要求各方通过创新建立新一代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以应对在国际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吸引更多的外资。”

詹晓宁表示:“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国际投资不足并不是因为资源匮乏,我们有充足的流动性和实际资本可以调度。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正在上升,绿色债券、影响力投资资金、小微信贷等新型投资工具持续增长,然而这种投资可持续发展的意向尚未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在我看来主要的障碍是在资金接受方,即资金接受方吸收、利用可持续发展投资的能力有待加强。”

詹晓宁进一步认为,很多传统的经济特区和自贸区仍然定位为低成本出口加工及物流,依靠低成本进行竞争,健康安全跟环境的标准薄弱,为适应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经济特区和自贸区必须进行创新,将自身建设成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导向的新一代的园区。

(记者 丁飞 吴媚苗)

##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国际人士纷纷反对美国升级贸易摩擦

任正非:“我们牺牲了个人、牺牲了家庭,牺牲了父母,就是为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站在世界的最高点。今天大家家的口号又变了,要世界第一。为了这个理想,肯定是有冲突的,围绕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在2000年左右也很犹豫,我们曾经准备100亿美金,卖每一个美国公司,这个合同全部签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了。我们穿上花衣服,在沙滩上跑步、打球,等等批准,这个时候美国的董事会换届了,拒绝了这次收购,那我们就没有完成这次收购。当我们准备卖给美国公司时,我们想的是一群中国人带着美国人去跑,后来我们同公司的内部说还卖不卖,少壮派都不卖,那我就说你们准备和美国接触了,要做的话所有一切准备,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对于冲突也做了一些准备,我们交涉将近是两亿亿美元,人工工资加起来也快三百亿美金,我们的科技经费将近是两百亿美元,人工工资加起来也快三百亿美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拿出大量的钱来做事情是很困难的,咬着牙做了这么多年,慢慢也挺过来了。华为不容易允许资本进来,因为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的理想的实现。”

### ▲谈开放——

任正非:“目前这种形势,我们确实会受到影响,但也能刺激中国踏踏实实发展电子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芯片光砸钱不行,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但又有多少人在还真读书?光靠一个国家恐怕不行,虽然中国人才济济,但还要全球寻找人才。完全依靠中国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抱这个世界,依靠全球创新?我们国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等完全依靠自己创新很难成功,咱们要借助其他国家的优势,哪一个重要我们做到哪一个重要。美国的研究中心也在持续产生中国科学家,我们国家现今五千年文明,有了这么好的基础,我们拿出政策来抱世界,我们看东东这个国家比较贫穷,但是美国的很多东西移到东东来,东东人到中国来,以中国为中心,我认为眼前的方式,中国近些年好的一些,中国要踏踏实实研究工业、化工业、神经学、脑科学等,我们才可

能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我们从来都是一半美国的芯片,一半是我们自己的芯片,尽管我们自己的芯片价格低的多,我还是采买美国芯片,我们应该融入这个世界,就我们说美国公司的友好,融入世界才能很好生存的,不是一张纸就能吹掉的,我们将来还是要做的,只要争取到华盛顿的批准。”

### ▲谈白宫禁令影响——

任正非:“后续华为肯定会继续为客户服务,上个星期中国移动力招标,40个城市,我们中标37个城市,我们的量产能力还是很大的,并没有因为美国的禁令下来我们就没有量产能力了,我们的增长速度不会太大,也不会想像中的那么慢,我们一季度是30%,但不会负增长,以及产业生产的伤害,这个不会。华为不会出现‘断供’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今年春节时,我们判断出这种情况是2年以后。我还有两生时间去足够准备了。孟晚舟事件时我们以为这个时间提前了,我们春节都在加班,保安、清洁工、服务人员,春节期间有5000人都在加班,加倍工资都在供应我们的战士战斗,大家都在抢时间。”

### ▲谈美国科技——

任正非:“美国科技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很多小公司产品超级尖端,但是在我们的行业上(5G),我们做到了前列,但是整体国家而言,我们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

### ▲谈“备胎计划”——

任正非:“其实这个备胎计划,你查查我们总裁办所有的文件,都是公开的,在近八年的文件都可以查,我反复讲的,只是社会不重视,美国打了一下,才重视。备胎就是为了保持汽车抛锚的时候还能开——好多东西已经投产了,但是不排除外,外面的估计。每年我们至少买高通5000万套芯片,不是5000万套,是5000万套,因为从我们从来没有去抵抗和抵制,大陆最大的备胎就是原子弹。备胎在我们公司就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刚好美国发禁令了,它是很难受的,做了那么多年。

备胎是一定要用的,因为它是围绕我们的解决方案设计的,而不是脱离解决方案做的,直到它能用的时候才开始投入使用。”

### ▲谈华为科研——

任正非:“华为至少有700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六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形成这种组合在前进。”我们自己在做的15000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专家是把金钱变成知识,我们还有60000多应用型人才是开发产品,把知识变成金钱。我们一直支持企业外的科学家进行科研探索。”

### ▲谈公司运营——

任正非:“不是哪个部门赚钱就哪个部门重要,华为最重要的是CNBG(运营商商业部门),这个部门是最重要的,称霸世界的。海思的地位是华为的附属品,随着战略大踏步前进。”

### ▲谈家庭——

任正非:“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小孩,我创业时太忙,与他们沟通时间少,我年轻时公司处于生存的垂死挣扎中,经常几个月很少与小孩有往来,我亏欠她们。她们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她们很努力,比如小女儿小时候每个星期要跳15个小时的舞蹈,大学时做作业做到凌晨两点,甚至四五点钟。”

### ▲谈国内舆论——

任正非:“我们家人现在还在用苹果手机,苹果的生态很好,家人出国还送他们苹果电脑,不能接触地认为爱华为就用华为手机。目前对华为有两种情感,一种是鲜明的爱国主义,一种是华为绑架了整个社会的爱国情感。自己的小孩就是不爱华为,因为他爱苹果。余承东还说老板不为我们宣传。我们别让它们喊口号,不要煽动民族情绪。”

(来源:新浪财经)

## 播种进入倒计时 美国豆农焦虑加剧

“如果我不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播种,就完全完了。”美国弗吉尼亚州豆农约翰·博伊德说。

博伊德的农场位于弗吉尼亚州南部的巴斯克维尔,占地数百公顷。农场一周前播下的大豆种子已经发芽,但仍有不少大片土地空着,这让博伊德皱起了眉头。

在美国,大豆最晚在6月播种,眼下只剩几周了。博伊德的大豆播种计划只完成了约四分之一。

5月15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巴斯克维尔,豆农约翰·博伊德在自己的农场接受采访。新华社记者刘杰 摄

他告诉新华社记者,播种进度缓慢一是因为他仍在观望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二是因为银行迟迟不给他发放农场经营贷款,大豆行情不好让银行变谨慎了。

大豆豆农在粮仓里,根本卖不出。没有需求,大豆价格就会走低。”博伊德说,“再这样下去,许多美国豆农都得破产。”

压力之下,包括博伊德在内的众多美国豆农面临艰难抉择:这一季大豆该种哪种?如果像往年一样全种大豆,到收获时价格不反弹,那种多年就得赔多少。

对于博伊德这样的家庭农场主来说,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太大,而且中美贸易争端还没有缓和迹象。

因此他不得不调整播种计划:只种一半大豆,剩下的种火麻等其他作物。



这是5月18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巴斯克维尔拍的豆农约翰·博伊德在他的农场里。新华社记者刘杰 摄

麻等其他作物。

然而,博伊德几乎没有什么麻的存货。没种好,东西就只能砸在自己手里;即使种好了,他仍需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开拓销售渠道。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银行放款特别慢。博伊德说:“这意味着播种、农机修理都被耽误,好多事情只能先放一放,就是因为手头没钱。”

在过去,博伊德把收成全卖给附近的粮食出口企业。如果这一季播种按计划完成,产量没那么大,那博伊德就拿不到足额资金来支撑农场来年继续运营,农场几个工人未来的生计会成为未知数。

博伊德目前的困境归咎于美国政府当初挑起贸易争端引发的“滚雪球”效应。“这真是个错误决定,然而承受后果的却是美国农场主。”他抱怨道。

美国政府去年拿出120亿美元补贴在贸易争端中受损的美国农业生产商,今年又提出约15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再次遭到冷遇。正如美国中部堪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史蒂夫·沃特金斯近期所言:农场主们要的不是政府救济,而是正常的贸易秩序和市场。

此外,美国农场主向联邦政府请愿补贴不仅步骤繁琐,而且放款也有先后之分,博伊德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补贴,他也不指望美国政府的帮助。“我只希望庄稼能够卖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钱,然后继续耕作。”

他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美国政府停止挥舞关税“大棒”,通过对话解决同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使双方贸易往来尽快恢复正常。

(来源:新华社)

## 贵州茅台酒厂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被“双开”

中国贵州茅台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袁仁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钱交易,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严重破坏茅台酒销售环境;大搞“家族式腐败”,转移赃款财物,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非法获取巨额利益;大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袁仁国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和贵州省重点国有企业负责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当作个人和

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且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十分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监委会议、省监委务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袁仁国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袁仁国简历

袁仁国,男,汉族,1956年10月生,贵州仁怀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74年4月参加工作,198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11月—1997年1月 贵州茅台酒厂党委委员、副书记;

1997年1月—1998年5月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1998年5月—2004年8月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兼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2004年8月—2011年10月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兼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1年10月—2017年1月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兼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年1月—2018年2月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贵州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2月—2018年5月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贵州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2018年5月,不再担任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2018年5月,被免去贵州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政协委员资格。(贵州省纪委监委)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